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重編張仲景傷寒證治發明溯源集

虞山錢 潛

姪 楫商舟

訂

門人謝 竣仁山

溫病風溫痊濕暍卷之五

溫病風溫痊濕暍諸證。邪氣皆由營衛而入。故仲

景皆稱太陽病。所以附於太陽之末

溫病風溫證治第七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太陽病者。即首篇所謂頭項強痛等證也。因邪由營衛而入。其見證屬太陽。故稱太陽病。然邪在太陽。初見表證。雖發熱而不渴。然發熱亦必惡寒。至邪傳陽明而太陽證罷。則發熱汗出而不惡寒矣。及至邪入陽明之裏。胃腑熱燥。方有渴欲飲水之證。乃中風傷寒之常經也。此則既有太陽見證。則爲邪在太陽而非陽明矣。以發熱而即有渴證。又不惡寒。是以謂之溫病也。溫者。天時溫煖之邪氣也。在冬則有寒邪。而四時皆有非時之寒氣。感之皆爲傷寒。在春則有風

邪。而四時皆有不時之風邪。感之皆爲中風。春煖之  
後。夏至已前。天氣已熱。未至酷暑。其溫煖鬱蒸之氣  
感之。卽爲溫病。是爲春溫。其冬令有非時之煖。感之  
則爲冬溫。至秋肅之時。自應涼風薦爽。若遇不時之  
熱氣鬱蒸。感之卽爲秋溫。惟發於春盡夏初者。乃爲  
適當其令之邪氣。故內經生氣通天論。及陰陽應象  
論。皆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經文之以冬傷於寒而  
曰春必溫病者。蓋假借天地四時。以喻人身之陰陽  
藏府。天人一致之理也。非謂冬月爲寒邪所傷。至春

而後爲溫病也。冬傷於寒之旨。見暍症首條。此不多贅。但此條乃溫病發源之首。所以正名定分。言溫病之初感。其見證如此。與中風傷寒之首節無異。而未暇立治法也。然其治法終莫之見。豈當年立法時。竟忘之而未有邪。抑歷年久遠。散失遺亡。而爲脫簡邪。吾恐忘亦未必竟忘。失亦未必盡失。又恐叔和編次之時。紛雜於六經證治之中。而不能辨也。但不知仲景當時作何次序。想漢末至西晉。相去未古。豈遂至遺亡散失邪。大都爲王氏所亂。其所編之書。旣行於

世則仲景舊本皆廢棄而無存矣。二千年來雖名賢繼出。俱無從攷正。致後人有仲景長於治傷寒。不長於治溫之說。嗚呼。仲景醫聖。其才力豈遂盡於此邪。今以理揆之。就此一節。仲景之意。蓋謂邪在太陽。以渴而不惡寒者爲溫病。則其所以別於中風傷寒者。固在於此。而其所著意處。亦在於渴而不惡寒矣。夫渴爲溫邪所致。而其不惡寒見症。旣非陽明。亦是溫熱之邪所致。所以謂之溫病也。然溫邪旣有頭項強痛之太陽表症。理宜解表。而又有發熱而渴。不惡寒。

等溫熱之見證。則又當以清解熱邪爲治矣。所以麻黃桂枝。皆辛溫之藥。而麻黃湯但能汗泄其傷寒之陰邪。而不能治溫。桂枝但能解散中風之陽邪。而亦不能治溫。非惟不能治溫。其溫熱之性。反足以助邪。故其見證之初。以大青龍湯之涼解。爲治溫之首劑。而作一大柱石也。然無汗者宜之耳。其有發熱而渴。不惡寒而汗自出者。不宜更汗。則有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法也。其無表證。但熱渴而不惡寒者。爲已入陽明。又有白虎湯可用也。至於誤汗誤下等變。又有中

風傷寒篇內之誤汗誤吐誤下之法。可推而變通也。若見邪歸陽明之實熱症現。則爲熱邪入府。自有舌胎黃黑。燥裂芒刺。譫語神昏。狂亂諸證之可驗。則陽明篇中之承氣湯證也。倘有傳陰變逆之陰寒證現。則三陰篇中之諸溫經法可擬也。其所以但有首條而無逐條分治之法者。蓋因其所感之邪各異。以六氣之偏勝不同。故其初證各自不同。其治法亦不同也。若其變症。與夫悞治傳經入陰之證。則其經絡藏府寒熱虛實。與中風傷寒無異。可彷彿求治。世人不



知其故。以爲仲景溫病之法。止留此二則。而無下文。治例。盡歎爲遺失之餘。惜哉。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瘳。癡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二

言既有太陽見證而已發其汗。汗後則風寒當解散矣。若發汗已而身猶如火之灼熱。尚不解者。非獨中風。亦非傷寒也。乃風邪溫氣並感之證。故名曰風溫。

蓋風爲春令之邪。溫則初夏之氣。乃春盡夏初。風邪未退。熱氣初來。以冬臟之寒水受傷。則寒水不能固養其真陽。失精泄汗。使藏陽收泄。至春令而少陽肝胆不能布其陽氣於皮膚。以致衛外之陽氣衰微。腠理不密。使風邪溫氣並入。而成風溫病也。故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然風溫之爲病也。其脈與風寒各異。傷寒則寒傷營分。寒邪深入。故脈陰陽俱緊。中風則風邪傷衛。邪氣但傷陽氣。故脈陽浮而陰弱。風溫之脈。則風邪傷衛氣而陽脈浮。溫熱之邪傷陰分而陰

脈亦浮也。所謂脈之陰陽者。如辨脈篇所謂寸口脈陰陽俱緊之陰陽。是以浮候爲陽。沈候爲陰。此所謂陰陽脈俱浮。則以寸口爲陽。尺中爲陰。即關前爲陽。關後爲陰之法也。陽脈浮。則風邪傷衛。毛孔不閉。故汗自出。即上篇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之義也。陰脈浮。則熱傷陰分。溫邪熏灼。鬱冒神昏。故身重多眠。而昏睡中之鼻息。必齁齁也。其語言難出者。非舌強失音瘖啞之病。乃神昏不語也。若此者。自汗旣不宜於麻黃之更發其汗。亦不宜於桂枝之溫解斂汗。當

以涼解之。法治之。若桂枝二越婢一之類可擬也。風溫之邪在經。則裏邪未實。自不宜於攻下。若被下者。必裏虛邪陷。使太陽之溫邪。內入太陽之府。熱犯膀胱。致熱邪癰閉而小便不利也。直視失溲者。足太陽膀胱絕也。始則熱邪癰閉而不利。終則膀胱氣絕而失溲。素問脘要經終論云。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汗乃出。出則死矣。且溫熱之邪。豈宜以火濟火。自不當以火劫汗。若被火者。火助風威。熱乘火勢。微者火熱內鬱而發黃。陽明篇所謂瘀熱在

裏必發黃也。其劇者則心神昏亂而狂越如驚駭顛  
癇之狀。太陰陽明論中以陽明氣血盛邪客之則熱  
熱甚則惡火。前篇太陽傷寒加溫鍼尚且必驚。況於  
溫病乎。溫病得火。內外充斥。浸淫於藏府肌肉筋骨  
之間。所以時時瘈瘲也。瘈瘲者。筋骨攣動。十指抽掣。  
臂肘堅勁。轉側而不自知也。若用火熏劫汗之法。是  
不循法度。不知避忌。謂之逆治。一逆治之。即不可救。  
然猶能遷延時日。若再逆之。是促其絕命之期矣。溫  
邪中人。火逆之害如此。以此推之。辛溫之治。亦所當

審矣

形作傷寒。其脉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  
弱者發熱。脉浮解之。當汗出愈。三

此溫病之似傷寒者也。形作傷寒者。謂其形象有似  
乎傷寒。亦有頭項強痛。發熱體痛。惡寒無汗之證。而  
實非傷寒也。因其脉不似傷寒之弦緊而反弱。弱者  
細軟無力之謂也。如今之發斑者。每見輕軟細數無  
倫之脉。而其實則口燥舌焦。齒垢目赤。發熱譫語。乃  
脈不應證之病也。故弱者必渴。以脈雖似弱。而邪熱

則盛於裏。故胃熱而渴也。以邪熱熾盛之證。又形似傷寒之無汗。故誤用火劫取汗之法。必至溫邪得火。邪熱愈熾。胃熱神昏而語言不倫。遂成至劇難治之病矣。若前所謂其脈不弦緊而弱者。身發熱而又見浮脈。乃弱脈變爲浮脈。爲邪氣還表而復歸於太陽也。宜用解散之法。當汗出而愈矣。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此溫病之似中風者也。解見痞症條下。

傷寒論無發癰說

附

夫癰症爲外感證中之最劇。其毒厲之氣。往往天札人  
性命。而仲景傷寒論中。於六經之證治。則疊疊言之。諄  
諄詳盡。絕無一字論及癰症者。何也。其意蓋以中風傷  
寒。及溫病。瘧濕。暍等症。皆人所自致。猶天地之氣。冬月  
溫煖。不能閉藏。其來復之陽。少陽之生氣。不布而疾疫  
饑荒。人身之腎。屬坎而爲冬臟。真陽藏於兩腎。寒水之  
中。若失精泄汗。寒水包藏之氣受傷。則藏陽敗泄。少陽  
之氣不能升發。而衛外之陽氣不密。風寒溫暑之邪。皆



可乘虛而入。生氣通天論所謂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失之則衛氣解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又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又云。陽者。衛外而爲固也。寒水傷則陽不固。陽不固則外氣入。故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此皆外感之內因也。故有內因則病。無內因則邪氣不能入。故云雖有賊邪弗能害。仲景所以名之曰傷寒論。而不曰中風溫暑論也。叔和不達其旨。謬以冬傷於寒爲傷寒。故有寒毒藏於肌膚之說。爲千載之誤。至於疫病則

不然。與傷寒大異。其有內因者。固病。而無內因者。亦病。何也。疫病之傳染。或一鄉之內。或一里之中。甚至連州跨郡。沿門闔境。濺染纏綿。老幼皆然。床連枕藉。烟火寂然。病氣盈室。親故不敢入其門。廝役不敢近其處。至於死喪相繼。腐殮載途。若此者。豈皆盡有內因。乘虛而入邪。皆因疫氣沾染所致耳。所謂疫者。乃天地鬱蒸之氣。如秋行夏令。冬行春令。春行初夏之令。全無閉藏清肅之氣。純是溫煖不正之邪。人在氣中。感觸而成瘟疫。一人始之。其毒厲之氣。從鼻息而入。其水土之邪。從食飲

而入病則脉頗相同。症頗相類。遂相傳染。蔓延牽連。如水之洊至。如火之延燒。一時難止。難滅。如天下之大工。大役。無能免者。故謂之疫。其病狀雖有不齊。大槩皆發癰瘡。所以癰爲時行疫氣之所致。非傷寒條例中病。故論中但有中風傷寒。溫暑瘧濕。喝之病。而無發癰一證也。然發癰時疫。以仲景之用心。豈竟棄置而弗論哉。夫仲景所撰。原云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以理度之。必非漫然棄置。大約在卒病論六卷之中。其六卷旣失。遂至遺亡而不得見耳。顧名思義。蓋以忽然得之。故曰卒病。

時疫乃厲氣所染。非積漸所致。豈非卒病乎。後人以卒病疑爲雜病者。大謬不然之論也。觀其附於傷寒論之後。必非雜病之緩而可待者。故知其爲卒病無疑也。然而癰疹之發。皆因時行之一氣所使。非關人事。所以一人始之。則凡病者皆然。若無此氣。則雖有時行之他病。而絕無癰疹矣。朱奉議活人書第十三問云。夏月天氣大熱。玄府開。脉洪大。正宜發汗。但不可用麻黃桂枝熱性之藥。須於麻黃桂枝湯中。加石膏黃芩知母升麻。不加則轉助熱氣。便發癰黃。此論頗合大青龍之義。未爲

不可。其他謬說。及節菴陶華所云誤投熱藥。或當汗不汗。當下不下。汗下未解所致。皆不經之論也。夫癰黃皆時疫之氣。其發越之候。遲速不齊。有六七日而出者。有十日半月而出者。更有寒熱頭痛表證既解之後。重復發熱而出者。有始終不得出而死者。此等或可委之於用藥之誤。至有纔見發熱。並未服藥。不二三日而斑點即見者。豈亦誤用麻黃桂枝辛熱之藥而然邪。亦有春秋並無天時之大熱。及隆冬儘遇嚴冽之寒天。而亦發者。豈亦夏月天氣大熱而然邪。若云玄府開。則已汗自

出脉洪大則已屬陽明。又非玄府緊閉脉浮緊可汗之  
寒邪表症矣。而云正宜發汗。則仲景之法已亂。六經之  
序已淆。且不論傷寒中風溫暑。又不分寒熱虛實而概  
加諸藥。使後人顛倒錯亂。其可謂之活人書乎。全生集  
乎。總由卒病論六卷遺亡。無廼證之明文可徵耳。二書  
盛行於世。令人視桂枝麻黃兩湯爲鴆毒。坐視人之大  
枉而莫之敢用者。非此說入人之深漸漬日久之害乎。

瘧濕暍三證

土叔和云。傷寒所致太陽瘧濕暍三種。宜應別論。以爲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

瘧濕暍三種。旣非傷寒中風。自應別論。然仍屬太陽。當附於太陽篇後。但叔和發語。即曰傷寒所致。此四字已欠明白。夫瘧病本太陽經中風傷寒之變。或可云傷寒所致。若濕乃外感雨露地氣水濕之邪。雖非寒邪之可比。以氣屬寒濕之邪。猶可云傷寒所致。暍則爲夏令暑邪之所感。即內經熱論篇所謂後夏至。

日者爲病暑是也。豈可亦以爲傷寒所致乎。然亦毋怪其有是說也。叔和若明內經冬傷於寒之旨。而曰傷寒所致則可。若不明內經冬傷於寒之義。但以仲景論中寒傷營之傷寒二字。指曰傷寒所致則不可。何也。仲景之所謂傷寒。以風寒暑濕之外邪所傷。故曰傷寒。內經之冬傷於寒。則不然。蓋以天地四時之冬令。比人身之腎爲冬臟。奈何不解經旨。妄以內經冬傷於寒句。竟作傷寒二字解之。不知內經之冬傷於寒。寒乃北方坎水。玄冥司藏之正氣。爲三冬伏熱。



閉藏陽氣之胞胎。必閉之堅固。藏之縝密。待陽氣完足。至春而透地。出自東震而爲長子。雷出地奮。布其少陽之生氣。而後發生萬物。故冬藏之氣。在易則爲潛龍勿用。而爲龍蛇之蟄。在詩則塞向墜戶。婦子入室之時。在禮則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皆死。民必疾疫。在天地則爲三冬。乃一陽初復之候。在人則爲兩腎。兩腎者。人身之冬藏。兩腎之中。爲真陽伏蟄閉藏之處。所以冬令之寒水受傷。藏陽不

密。不惟水不能生木。而使春令少陽之生氣衰微。人身之真陽損泄。則透發於三焦之少陽不布。致衛外之陽氣不密。腠理疎張。不能捍禦外邪。所以冬令之寒邪入之。則爲傷寒。春令之風邪中之。則爲中風。春盡氣煖之時。溫邪襲之。而爲溫病。春夏之交。風邪溫氣並至。感之而爲風溫。至盛暑流行。夏令暑熱之邪犯之。則爲暑病。霧露雨水。地氣汗液之邪著之。即爲濕病。故內經陰陽應象論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痃瘕。秋傷於濕。冬

生欬嗽。蓋四時五行之氣。遞相生旺。則邪不能犯。若一氣受傷而無生息之功。則後令氣衰而必病矣。義詳陰陽應象論注中。此不具載。然陰陽應象論中。但有春溫而無夏暑。故又於熱論篇尾補出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即此觀之。後人之以冬傷於寒句。誤認爲傷寒者。皆惑於凡病傷寒而成溫之一語也。豈知上古立言者。已於前卷生氣通天論。及陰陽應象論中。先疏明其義矣。至熱論篇中。但約而言之。故畧而不詳也。不

意後人不理前說。但認定此句。擬議揣度。免強立說。以致失其真旨。且又於病字上著疑。不知傷寒固當稱病。而冬傷於寒。尤爲病之內因。乃病之根柢也。總之根氣一傷。凡遇外邪。皆可成病。但隨其時令之或風或寒或溫或暑或濕耳。非預有蘊蓄之邪。待時而變也。蓋因根本先虛。猶開門揖盜。凡盜皆可入。更無他說也。迨仲景氏出。而盡推風寒溫暑之證。羅列其正病變病之條。精處其立法立方之治。而總名之曰傷寒論。然但名之曰傷寒論。而不曰中風溫暑論者。

蓋以風寒溫暑濕邪皆時令之客氣。外入之邪耳。唯經文冬傷於寒。爲四氣之一。乃人身本元受病之根源。一氣受傷。便爲風寒溫暑之內因。故以爲名。觀長沙命名之意。則經旨已自躍然顯露矣。所以其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良不誣也。然傷寒論中並無一字涉及內經者。亦並無即病與不即病之說。乃叔和見不及此。妄作傷寒序例。偏引冬傷於寒。春必溫病二句。以爲立說之張本。究不能解其所以然之故。而謂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

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又不能解。所以  
春必病溫之故。見熱論有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  
至日者爲病暑。即更造爲一說。云不即病者。寒毒藏  
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殊不知玉機  
真藏論云。風寒之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  
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風寒之中人。如此之速。  
豈有寒毒而能安然久處於肌膚之中。半年三月。自  
冬徂春。而始變溫。自冬至夏。方變暑病者乎。此說一  
行。以後諸賢。無有不受其牢籠。隨其陷穽。致始終不

能自振。如唐王太僕之經注。即以叔和此說。一字不改。引爲陰陽應象論中冬傷於寒之注脚。又以暑病認爲熱病。更添蛇足。而謂之晚發。遂使天下後世皆靡然從之。以爲經義本然如此。毫不察其出自叔和之謬。至於傳習既久。漸漬日深。渾然不見真僞之跡。蔓衍相延。馴至無書不有。無論不然。即後之著作家。繼踵而出。鮮有不蹈其轍而躡其跡者。更後之學者。又見前輩皆宗之。雖或有才智過人者。亦不敢輕議是非。皆死守於範圍之中。受其束縛。無敢少踰其軌。

度諸賢之中。雖以王安道之智。而溯洄集中。亦以即病不即病之說。不厭不倦。疊疊言之。此無他。亦以未明內經四氣之旨耳。所以集中有四氣所傷論一篇。千言萬語。始終不得其義。宛如蠅入紙窓。非不努力向明飛撲。無奈尚隔一層。且又不知退尋別路。故亦死隨叔和殼中。而莫之知也。當時叔和立說之時。設有問奇之士。試問其冬傷於寒之寒毒。既可藏於肌膚。其春風夏暑秋濕之傷。當又藏于何地。而既傷之後。皆必遙隔一令。然後發病邪。側聆其訓。必議論一



新。有。大。可。聽。者。矣。又。云。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豈。知。四。時。太。過。不。及。之。乖。氣。方。能。中。人。爲。病。既。云。正。氣。豈。反。爲。病。邪。況。其。占。候。之。法。捨。却。內。經。六。元。正。紀。五。常。政。大。論。以。及。六。微。旨。與。至。真。要。諸。篇。之。陰。陽。至。理。其。六。氣。司。天。在。泉。歲。運。之。太。過。不。及。與。間。氣。客。氣。之。勝。復。變。遷。以。察。天。地。四。時。之。陰。晴。旱。潦。寒。熱。燥。濕。不。齊。之。應。而。全。憑。曆。日。一。本。以。二。十。四。氣。之。寒。煖。占。之。真。不。學。無。術。昧。於。陰。陽。甚。矣。且。一。篇。之。中。又。錄。內。經。熱。論。一。段。擅。自。增。

改殊失尊經之義。又云更感異氣變爲他病。當依舊  
壞證例而治之。不識其意中於傷寒論中。以何者爲  
壞證。其例又在何處。治之之法。又在何所。此等語氣  
直是不知者之妄談耳。至於陽盛陰虛。如何汗之。則  
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若何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並  
不闡明其義。徒足惑亂人意。况桂枝下咽。陽盛者因  
何而斃。承氣入胃。陰盛者何故以亡。神丹是何藥物。  
因何不可誤發。甘遂不同他藥。因何獨稱妄攻。背謬  
不堪。鄙俚難讀。嗚呼。仲景之徒。果如是乎。

瘧病證治第八

太陽病發熱脈沈而細者名曰瘧一

謂之太陽病者以邪由營衛而入營衛皆太陽所屬所見皆太陽經表證故也然但曰發熱而不敘諸證者以總見於下文故也邪在太陽若中風之脈則當浮緩傷寒之脈則當浮緊此則同是太陽發熱之表症而其脈與中風傷寒特異反見沈細者因邪不獨在太陽之表也大凡沈則在裏沈則爲寒細則爲虛細則爲寒脈沈而細當爲寒邪在裏矣而外猶發熱

邪氣尚在太陽之表。則表裏皆有風寒邪氣。浸淫於皮膚筋骨藏府經絡之間。非若中風傷寒之邪。先表後裏。以次傳變之可比。乃邪之甚而病之至者。故謂之瘥。乃難治危惡之證也。所以金匱此條之下。有爲難治三字也。

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瘥病也。二

上文有脈無證。此條有證無脈。合而觀之。瘥病之脈證備矣。靈樞經脈篇云。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眦。上

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頂。循肩膊而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夾脊貫臀。循髀外。下合膕中。貫腓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腓如裂。是爲蹠厥。是主筋所生病者。此太陽經脈絡行度。及發病之見症也。此所謂身熱者。風寒在表也。足寒者。陰邪在下也。頸項強急。背反張者。太陽之經脈四行。自巔下項。夾背脊而行於兩旁。寒邪在經。諸寒收引。其性勁急。邪發則筋

脈抽掣。故頸項強急。背如角弓之反張。所謂筋所生病也。惡寒者。寒邪在表。則當惡寒。在下焦。而陽氣虛衰。亦所當惡也。時頭熱面赤目脈赤者。頭爲諸陽之會。陽邪獨盛於上。所以足寒於下也。時者。時或熱炎於上而作止有時也。頭面爲諸陽之所聚。乃元首也。不宜動搖。因風火煽動於上。故獨頭面動搖。卒然口噤而不言也。王太僕謂腎與胞脈內絕。則不能言。以胞脈繫於腎。腎脈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舌本。內氣阻絕。故不能言也。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

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曰柔瘧

四

上文但舉瘧病之脈症猶未分別其受病之源頭以正其名而覈其實也此篇仲景雖無治法然既有定名自當循源溯流因證施治也夫瘧病雖爲中風傷寒之變體然終不離乎中風傷寒之見證故仍以風寒之見證分剛柔也謂之剛者寒本陰邪以寒邪收引勁急故頸項強急背反張也謂之柔者風本陽邪以風邪性緩雖頸項亦強而筋骨稍覺弛軟汗出不

惡寒。則異於剛瘧也。然六經論中。以發熱無汗爲傷寒。發熱汗出爲中風。此麻黃桂枝之定法也。而此篇以發熱無汗爲剛瘧。發熱汗出爲柔瘧。何也。其瘧病之異於中風傷寒者。在反惡寒與不惡寒之兩句耳。蓋中風傷寒。邪皆在表。無有不惡風惡寒者。如太陽上篇云。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此中風而惡風也。又曰。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此中風而惡寒。亦惡風也。太陽中篇云。太陽病。或已發熱。或



未發熱。必惡寒。體痛。此傷寒而惡寒也。又云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而喘者。此傷寒惡風也。此以發熱無汗之症。病是傷寒之變也。發熱無汗。本應惡寒。而曰反惡寒。反者。不當惡之詞也。然而非也。以時頭熱面赤目脈皆赤之見證。似乎熱甚。而仍身熱足寒。頸項強急而惡寒。故曰反也。反者。甚之之詞。言寒邪太盛。因虛陽上走。而時常頭熱面赤目脈盡赤。究是表裏皆寒甚。故足寒頸項強急而惡寒。口噤而背如角弓之反張。寒邪已經在裏。而表猶惡寒。

故曰反也。寒性勁急。故稱剛瘧。其發熱汗出之瘧病。乃中風之變也。亦本惡寒而曰不惡寒者。已屬陽明。然陽明無項強諸症。故仍在太陽而爲瘧病也。既不惡寒。則知陽邪已經自表達裏。所以不惡寒。而但有頸項強急等症。較之剛瘧稍緩。故稱柔瘧耳。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五

前所論瘧病。皆中風傷寒深入之邪。浸淫於經絡。藏府筋骨肌肉之間。乃自然感受之證也。此因邪在太陽。本非瘧病。因發汗太多。使衛陽敗泄。而真陽亡矣。

亡陽則陰寒獨治。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氣衰微。不能噓養其筋骨。故筋脈勁急而成瘧。所以太陽篇云。太陽病。醫發汗。遂漏不止。四肢拘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瘧之見症。雖又甚焉。然亦理之相似者也。

辨誤 成注云。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變瘧。太陽病。發熱無汗。爲表實。則不當惡寒。今反惡寒。則爲太陽中風。重感於寒。爲瘧病也。此說殊誤。發熱無汗。爲表實。是寒邪實於表。故皮膚閉而爲熱。麻黃湯

證也。正當惡寒。如何反云不當惡寒。此一誤也。仲景以發熱無汗惡寒爲剛瘧。是明言剛瘧爲傷寒之變症。當從麻黃湯一例求之。隨證增減可也。如頸項強急。口噤。背反張。皆麻黃症也。以頸屬陽明。故金匱云。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此即太陽陽明篇所謂太陽病。項背強。八八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之義也。設足寒時。頭熱面赤等症。皆寒邪太盛。虛陽上泛之症。麻黃附子細辛湯亦可用也。以此義推之。純是寒邪。並

無太陽中風。又重感於寒之說。此再誤也。又以發熱汗出不惡寒爲柔瘧。此又明言柔瘧爲中風之變症。其症當從桂枝湯例中求之。隨症加減可也。如發熱汗出。桂枝症也。以不惡寒已屬陽明。故金匱云。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兀兀然。脈反沈遲。此爲瘧。括萆桂枝湯主之。此即陽明篇中所謂太陽病。項背強。兀兀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之義也。至於金匱所謂瘧爲病。胸滿口噤。卧不著蓆。脚攣急。必斷齒。可與承氣湯者。乃已入陽明之治也。傷寒論中立法。

雖嚴。而理無不貫。但於六經條例中。分明其經絡條貫。別識其表裏陰陽。則其證其治。進退出入。無往而非可由之路矣。易大傳所謂往來不窮。謂之通。仲景之學。其斯之謂歟。

濕病證治第九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濕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六

夫濕者。六氣之一也。然一氣之中。猶有別焉。霧露之氣。爲升於地之輕清而上騰者。故爲濕中之清。傷人皆中于上。雨雪泥水之濕。爲著於地之重濁而在下者。爲濕中之濁。傷人皆中于下。經云。清邪中上。濁邪中下。所以金匱要畧云。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霧傷皮膚。濕流關節也。亦稱太陽病者。以風寒暑濕之邪。皆

由衛氣不密。其氣得從皮毛而入。以營衛皆屬太陽故也。關節筋骨肢節之間也。凡濕邪中人。必流注於肢節。而煩疼腫痛。故素問陰陽應象論。所謂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者是也。以雨露水濕之氣。因衛陽不能外固。由太陽而流入於關節筋骨之間。致肢節疼痛。而煩擾不寧。其脉沈而細者。此名濕痺。然何以辨之。譬之寒傷營證。雖亦身疼腰痛。骨節疼痛。而其脉則浮緊。瘧病之脉。沈細而症則發熱頸項強急。口噤反張。濕病脉亦沈細而骨節煩疼。症異則脉



同症同則脉異。所以爲不同也。沈細者。寒濕流於皮肉筋脉之間。血凝氣滯。營衛不快於流行。故脉細而疼痛也。濕痺之候。寒濕內淫。則三焦不能施化。氣化不得流行。其人小便不利。是以水穀不能泌別。濕氣流溢於大腸。故大便不得燥結而反快也。若此者。不必以燥濕爲治。其濕氣淫溢。非燥濕之所能勝。故但當利其小便。因燥濕之所去者少。滲利之所去者多。故小便利。則水穀分而濕淫去矣。此條蓋論雨雪泥水地氣之濕。乃濕中之濁者。故曰但當利其小便。若

霧露之清邪。即當以微似汗解之矣。然利小便。句。當  
審察其脉證機宜。未可泛然以淡滲爲治也。脉旣沈  
細。關節已疼。而小便不利。則陰寒可知。自當以寒濕  
爲治。責之下焦無火。膀胱之氣化不行。則五苓散及  
甘草附子湯之類。當意在言表。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似熏黃。七

此亦論雨水地氣之濕也。一身盡疼。即前濕流關節  
之義。前云脉沈而細。明是寒濕之邪。此雖無脉象。而  
云發熱。則邪猶在經。身色如熏黃。是濕已入裏。脾受

濕傷而中央土色已現於外。濕邪充塞浸灌於表裏。肌肉肢節之間。所以一身盡疼而身色如熏黃也。熏黃者。如煙熏之狀。黃中帶黑而不明潤也。蓋黃家亦有陰陽之別。陽黃則明潤。陰黃則黑闇而無光澤。素問五藏生成篇云。黃如蟹腹者生。黃如枳實者死。如陽明篇傷寒發黃。身如橘子色者。而用茵陳蒿湯下之。及身黃發熱而以梔子蘗皮湯。以至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者。皆以瘀熱在裏。小便不利。濕熱停蓄所致。悉屬陽黃。此證一身盡疼。已屬寒濕之邪。流於關節而

身色如似熏黃。即陰黃之屬也。外雖發熱。尚爲太陽在表之邪。其發現之色。則由內達外。旣如烟熏。或當於寒濕中求之。未可知也。但必詳審其脉證而施治耳。仲景所以不立治法者。蓋欲人於陰陽寒熱中求之耳。未有一定可擬之法也。設一立治法。即膠於一偏。恐後人執著其說而不能圓通變化耳。

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脉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成注每不能闡發仲景深義遂爲後世所譏惟此條  
注釋頗得原文精義但尚嫌其語焉不詳多所缺失  
今即因其意而申之云此蓋言霧露所感之濕所謂  
清邪中上者是也既稱濕家而不云關節疼痛又不  
言一身盡疼痛更不言骨節煩疼掣痛但曰身上疼  
痛身上者身之上也邪在上焦是濕未流於關節而  
外客於身上之肌表也不云發熱身似薰黃但曰發  
熱面黃而喘是濕未入裏而色但現於頭面也喘者  
肺主皮毛開竅於鼻濕襲皮毛內壅肺氣所以鼻塞

而喘。非胃腹脹滿而喘也。若寒濕在裏。則屬陰邪。無頭痛發熱之見症。脉當沈細。此則發熱頭痛鼻塞而煩。是邪氣但在上焦。毫不犯裏。故其脈大而自能飲食。腹中和而身軀臟腑無病也。其病但因頭中寒濕。故鼻塞也。病淺不必深求。毋庸制劑。但當以辛香開發之藥。納之鼻中。以宣泄頭中之寒濕。則愈。朱奉議及王氏準繩。俱用瓜蒂散。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臑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胃中有寒。

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九

此言霧露寒濕之邪中人也。太陽之經脉夾背脊而行於兩旁。寒濕中之。故背強。寒邪在表。所以欲得被覆而向火也。寒濕之邪留著於太陽之經。陽氣不得流行。以頭爲諸陽之會。諸陰絡不能至頭。皆劑頸而還。陽氣不行。獨聚於頭。故其人但頭汗出。所謂清邪中上也。當表邪未解之時。若早下之。則寒濕之邪乘下後之虛。內陷入胃。胃氣傷敗而噦。噦者。俗所謂冷呃是也。噦而胃滿。小便不利者。寒濕在中。胃氣不行。

三焦不運。上焦之氣不降。則濁氣鬱塞而胸滿。下焦之清陽不升。則氣化不行而小便不利也。舌上如胎者。若熱邪入胃。則舌上或黃或黑。或芒刺。或乾硬。或燥裂。皆胎也。此云如胎。乃濕滑而色白。似胎非胎也。然何以致此。因寒濕之邪。陷入於裏。而在胸膈。命門之真陽。不得止升。而在下焦。上下不通。故曰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下焦之真火。既不得上達。即所謂清陽不升。是下焦無蒸騰之用。氣液不得上騰。而爲涕唾。故渴。又以寒濕在胸。道路阻絕。故雖欲得水而不能。



飲則口燥而煩渴也。仲景雖不立治法。然以理推之。  
邪在太陽之表。則當汗解。頭汗既出。不當用麻黃。胸  
中之寒邪當去。下焦之氣化當行。於法當溫。則下文  
之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即其治也。前人擬陷胸  
湯。恐非其治。即五苓散理中湯。雖近於理。猶未盡善。  
何也。以但能溫中而不能解外。故必以用桂枝者爲  
要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  
亦死。十

治濕但有汗法及利小便法而無下法。上文因寒邪在表。下早即有噦而胸滿。小便不利之變。然爲寒濕所中。陽氣已傷而誤下之。必致亡陽變逆而死矣。夫濕邪在表。本宜於汗。若誤下之。致虛陽欲亡而上奔。額上汗出而喘。乃孤陽絕于上也。濕邪在裏。唯恐其小便不利。下後而小便反利。及下利不止者。腎主二陰之竅而不攝。是真陽脫於下也。上絕下脫。故皆爲死證也。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于

江中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十一

一身盡疼者。濕流關節也。發熱者。風邪在表也。日晡所陽明氣旺之時也。風爲陽邪。濕爲淫氣。風濕之邪。留著於肌肉關節之間。陰陽應象論所謂濕傷肉者是也。以陽明專主肌肉故至陽明氣旺之時而劇也。風濕兩傷。故曰此名風濕。然此病因何得之。皆傷於汗出當風故也。蓋汗欲出則陽氣已動。腠理已開。陰液已出矣。汗出當風。則風乘腠理之開而入矣。風邪既入。汗不得出。以離經之汗液。既不得外出皮毛。又

不能內返經絡。留於腠理肌肉之中。而爲濕矣。雖非泥水雨雪之濕。亦非霧露嵐瘴之比。乃人身汗液之濕也。濕雖不同。而其爲病則大同小異。與他濕同然也。所以濕流於關節肌肉而身疼。風入皮膚腠理而發熱也。其或暑汗當出之時。久傷于取冷太過。使欲出之汗。不得外泄。留著於肌肉腠理之所致。與汗出當風無以異也。此處雖無治法。然仲景於金匱要畧此文之下。即有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溫服取汗之法。即其治也。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不愈者。何也。荅曰。發其汗。汗人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十三

此又設爲問荅。以明風濕兼治之法也。風濕相搏。謂風濕兩相搏聚。而使一身盡疼痛也。天陰雨不止。言又值濕氣盛行之時也。汗大出而濕氣尚在者。以風乃無形之邪。外襲皮毛。故隨汗可去。濕乃重濁之氣。淫著於肌肉。流滯於關節之間。不能隨迅發之大汗

而驟出。故大汗則風氣去而濕氣在也。若治風濕之法。固當發其汗矣。然服藥之後。但令其熱氣從內達外。如蒸蒸發熱之狀。使微微似欲汗出。氣蒸膚潤。久令如此。則風濕留著之邪。漸出而俱去矣。治法如此。方得盡去。不然。則風去而濕仍在矣。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十三

此條本在太陽篇中傷寒條下。因濕病又爲六氣之一。非傷寒所得而該。故留此一條於傷寒例中。以爲

標目。使後之臨證者。遇傷寒而有寒濕之兼證者。當另於寒濕門中求其治法可也。今附於此。以便學者之尋求追討焉。以下二條。王叔和亦編入傷寒條內。及觀金匱要畧。則此二條。仍在痊濕暍三症篇中。故亦移入於此。萃成寒濕一門。倘傷寒有此兼症。當於此中尋求治法。即仲景所謂於寒濕中求之是也。

此言見證雖屬傷寒。頭痛發熱。惡風無汗。法當汗解。而以麻黃湯發其汗。至發汗以後。邪氣不解而身目又爲之發黃。何也。究其所以然者。不但有在表之邪。

蓋因寒邪與濕氣搏結在裏而不解故也。然寒濕之邪。非陽明發熱發黃。及身黃如橘子色者。可與茵陳蒿湯下之可比。陰寒本無下法。所以此證爲不可下也。故當於濕病一門之寒濕中求之。即下文桂枝附子湯。及去桂枝加白朮湯。與甘草附子湯者是也。尚論謂即麻黃連翹赤小豆湯。茵陳蒿湯。梔子蘘皮湯。三法誤矣。此條不言傷寒之脈證。但云發汗已。身目爲黃。若此。何以知其爲寒濕在裏乎。不知陽明篇中濕熱鬱蒸之發黃。一則曰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



能發黃。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而以茵陳蒿湯下之。又曰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身黃。小便不利也。又云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身必發黃。又云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又云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此條不言發熱。亦不言小便不利。不言被火。

并不言頭汗。則非瘀熱可知。但以傷寒無汗而發之。得汗後。亦可謂熱邪發越。亦不能發黃矣。乃至身目爲黃。蓋因其證本屬傷寒。而汗不能解。是以知寒不在表而在裏矣。然非濕不能發黃。故又知寒濕在裏也。寒濕之治。不應混列於傷寒篇中。故當於寒濕症中求之耳。仲景之文。雖似不言其證治。而細揣其義。不啻耳提面命矣。學者果能尋繹其文。則領會其不言之教。亦多矣。故自序云。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

渴脉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十七

此條既云傷寒。又曰風濕相搏。當是風寒並感。應入太陽下篇。不應置之太陽中篇。因本是濕邪兼症。故移入濕證條中。彙集一門。以便查覈。

大凡中風傷寒之邪。至八九日。設不傳入他經。亦必入裏。而不在表矣。夫寒爲陰邪。在表則當體痛。風爲陽邪。熱鬱則必發煩。至八九日之久。煩則或有。體痛者絕少矣。此證雖屬傷寒。因又有濕邪搏聚。濕亦陰邪。流於關節。所以身體煩疼。而身重不能轉側也。不

嘔不渴邪不在胃。未入於裏也。脉浮虛而瀯者。浮則爲風。浮則按之無力。即所謂浮則爲虛也。寒邪在營。血脈不得流利則瀯。濕流關節。氣血不快於流行亦瀯。正風寒濕三氣所著之脈。名爲濕痺者是也。法當兼治。故以桂枝附子湯主之。

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濕在裏則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大便硬則濕不在裏。小便利則濕氣已去。不須汗泄。故去桂枝。想風濕之後。寒濕之餘氣未盡。身體尚疼。轉側未便。故仍用去

桂枝之白朮附子湯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

四兩

附子

二枚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風邪非桂枝不能汗解。寒邪非附子不足以溫經。非生薑亦不能宣散。甘草大棗緩薑附之性。助桂枝而行津液也。此方乃太陽上篇誤下之後。脉促胸滿微惡寒之桂枝去芍藥湯而加附子。非汗後遂漏不止。

之桂枝加附子湯也。桂枝附子湯乃去芍藥者。故另立一名而無加字。桂枝加附子湯乃不去芍藥者。即於桂枝全湯中加入。故多一加字。若不去芍藥之酸收。即爲傷寒無汗之禁劑矣。然旣曰傷寒而不用麻黃湯。獨取桂枝者。非但用之以解散衛分風邪。因其見證皆屬陰寒。陽氣已弱。脈已浮虛。不宜大汗。若大汗之。非惟犯上文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之戒。且有亡陽之禍。故用桂枝附子湯。但令微微似欲汗出。則風濕皆去。不必用朮燥濕也。觀仲景立法處方。

無不各有深意。如太陰發汗而用桂枝湯。厥陰攻表亦用桂枝湯。其義自見。即使少陰之用麻黃亦必與附子同用者。陰經皆以陽氣爲重故也。又如金匱所載云。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慎不可以火攻之一節。因承上文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煩而脉大。無陰寒之症。故不用附子而忌火攻。旣見頭痛發熱。邪在陽經。況有濕氣而身體煩疼。自宜發汗。故用麻黃全湯。更加朮以燥濕也。又金匱濕病條中。更有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不用

桂枝湯加減。而用防已黃耆湯主之者。以脈浮汗出惡風。似乎風邪在表。應用桂枝。而仲景又偵知其衛氣已虛。皮膚不密。毛孔不閉。所以汗出惡風。乃濕家之表虛者。故用防已利水。以黃耆固表。白术甘草燥濕補中而已。皆因其表氣已虛。衛陽不固。并微似汗之桂枝。亦不輕用矣。非用意淵深。而能制方若是邪。去桂枝加白术湯。即术附湯。

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术湯者。即於桂枝附子湯方內。去桂枝加术三兩。餘依前法。



大桂枝加白朮湯者。即木附湯也。因承上文桂枝附子湯加減故云。去桂枝加白朮湯也。古方木上無白字。故稱木附湯。成氏不曉誤附於太陽上篇。遂漏不止之桂枝加附子湯。後前既無仲景原文方法。後但虛懸此方。殊無著落。用處致方氏無從查攷。遂謂加減舊闕有補出之說。喻氏僅採取方氏條辦作尚論篇。故亦不能分辦。

方中用附子二枚。古之附子。乃山野所生。或小於今之種蒔者。亦未可爲定法。恐是後人傳寫之誤。以愚意度之。當以應用之分兩爲度。桂枝四兩。即宋之一兩八分。元則較重于宋。今更重矣。生薑三兩。即宋之八錢。附子若用一枚。約重一兩二三錢。炮過可得乾者三錢半。若分三次服。亦不爲過。前人有古方不可

治今病之說。皆不知古今斤兩不同故也。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十五

風濕相搏。與前文同義。掣痛者。謂筋骨肢節抽掣疼痛也。不得屈伸。寒濕之邪。流著於筋骨肢節之間。故拘攣不得屈伸也。近之則痛劇者。即煩疼之甚也。疼而煩甚。人近之則聲步皆畏。如動觸之而其痛愈劇也。汗出。即中風汗自出也。短氣。邪在胸膈而氣不得

伸也。小便不利。寒濕在中。清濁不得升降。下焦真陽之氣化不行也。惡風不欲去衣。風邪在表也。或微腫者。濕淫肌肉。經所謂濕傷肉也。風邪寒濕搏聚而不散。故以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

附子

二枚  
去皮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

多者。服六七合為妙

風邪在表。故汗出惡風而不欲去衣。非桂枝不足以

汗解衛邪。濕淫在經。非朮不足以助土燥濕。因寒濕流於關節。致骨節煩疼。掣痛而不得屈伸。下焦無火。氣化不行。而小便不利。故用附子以溫經散寒。則陽回氣煖。而筋脈和同。東風解凍。而水泉流動矣。經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筋柔則無掣痛。不得屈伸之患矣。甘草所以緩陰氣之急。且爲桂枝湯中本有之物。因湯中之芍藥。能收斂助陰。故去之耳。雖名之曰甘草附子湯。實用桂枝去芍藥湯。以汗解風邪。增入附子白朮。以驅寒燥濕也。

中暍證治第十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暍者。盛夏暑熱中之邪氣也。暍證三條。有本證變證之不同。蓋示人以病無定情。證變不一。勉人當隨證立法。無一定不移之治也。此條先言本證之情形如此。而以中熱二字通解暍字之義。即內經熱論所謂病暑也。王肯堂云。中暍中暑中熱。名雖不同。實一病也。謂之暍者。暑熱當令之時。其氣囚暑爲邪耳。非即夏月暑熱當令之正氣也。夫冬月之寒邪。感之則爲

傷寒而四時皆有不時之寒。感之亦爲傷寒。春令之風邪。感之則爲中風。而四時皆有不時之風。感之亦爲中風。春盡夏初。風邪未已。溫熱初行。感之則爲溫。夏令之夏至已前。熱氣未甚。其氣尚溫。其邪感之則爲溫病。即素問所謂先夏至日爲病溫者是也。然亦四時皆有不時之溫煖。故有春溫冬溫之病。即秋氣肅爽之時。亦有感受非時之溫煖。而成秋溫者矣。惟中暍一證。獨於盛暑中有之。其他時令。則絕無也。大凡四時遊行于兩間之邪氣。即陰陽升降。氣候變

化中之太過不及。偏盛偏虛之乖氣也。但借四時寒暑溫熱之氣。中人而爲風寒溫暑之病。然皆因人之虛而中之耳。故靈樞云。風雨寒暑。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也。是以中暍一症。非盛夏之熱氣。乃暑熱中之邪氣也。卽熱論所謂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是也。其氣之中人也。亦必由營衛而入。與風寒無異。故曰太陽。但較之中風。則同一發熱汗出惡寒。而多一渴證。其所以渴者。非若風寒本屬寒因。至鬱熱之邪入裏。胃中熱燥。

方見渴證。渴乃暑熱之邪。其氣本熱。不待入裏。故中人即渴也。若陽明證。雖亦發熱汗出。然不惡寒而反惡熱矣。若邪入陽明之裏而渴欲飲水。則亦無惡寒者矣。此中風與中暍。太陽與陽明之辨也。然溫病亦發熱而渴。以不惡寒者。方爲溫病。暍雖身熱而渴。則又惡寒矣。此又中暍與溫病之殊也。溫病與中暍。皆夏令暑熱之邪。暍症惡寒而溫病不惡寒者。以溫邪爲夏至已前之病。純陽當令之時。其溫熱之邪。布于皮膚。充於肌肉。漸至入裏。則表裏皆熱。故不惡寒也。



暘證爲夏至已後之病。陽極陰生之後。陰氣已長。當暑汗大出之時。腠理開張。衛陽空疎。表氣已虛。不能勝受外氣。故汗出惡寒也。前太陽中風。汗出惡風。爲表邪未解。故以桂枝湯汗解之。太陽陽明中風。項背強。凡汗出惡風者。亦以太陽表症未罷。故以桂枝加葛根湯汗解之。至于熱邪入胃。渴欲飲水。口乾舌燥。或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方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條雖不立治法。而於金匱要畧中此條之下。以發熱惡寒之證。似乎表邪未解。即以白虎

加人參湯主之。何也。蓋以風雖陽邪。尚非溫暑可比。故雖發熱汗出。仍當以汗解爲治。暑屬純陽之氣。本係熱邪。況盛夏則暑汗大出。內經熱論雖曰暑當與汗皆出而勿止。然瘧論又云。令人汗出空疎。腠理開。故暑邪得入。是熱邪乘腠理之虛而爲暍證也。所以即用石膏以治時令暑熱之邪。又加人參以補汗出之表虛。添津液而治燥渴也。此條雖未言脉。而下文之脉微弱。及弦細芤遲。皆虛脉也。以暑熱之邪而脉不大。汗出惡寒之症而脉不浮。其爲虛邪無疑。證熱

脈虛。寧非人參白虎之治乎。故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也。世俗不知仲景立法。原以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而以青龍治溫。白虎治暑。先立四大柱。而後察其證變。通其治法。以盡其變。寒熱溫涼補瀉。隨症設施。非獨拘拘於大順散。蒼朮白虎湯。香薷飲。治暑諸方而已也。

辨誤 暑病一門。從來議論繁多。紛紛莫定。劉氏云。潔古謂靜而得之。爲中暑。動而得之。爲中熱。東垣謂避暑於深堂廣廈。得之曰中暑。宜大順散。勞役得之。

曰中熱。宜蒼朮白虎湯。夫暑熱一也。夏之令氣也。靜居堂廈而病。乃夏月傷冷之病。何可以中暑而別求於中熱邪。丹溪謂夏月陽氣盡出於地。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腹中虛矣。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誤矣。前人治暑。有用大順散溫熱藥者。蓋以涼亭水閣。寒泉冰雪所傷也。非爲伏陰而用火令之時。爍石流金。有何陰冷。孫真人令人夏月服生脈散。非虛而何。愚竊謂內經熱論以後。夏至日者。爲暑病。則夏至以後。立秋以前。正酷暑炎

蒸之際。凡受暑熱中之邪氣。皆是熱邪。即所謂中暍者。是也。蓋暑即是熱。熱即是暑。但內經則謂之病暑。仲景則謂之太陽中熱。而名之曰中暍也。暑熱既非二證。動靜豈可分屬。東垣之深堂大廈。及勞役得之。亦即動靜之謂也。豈可亦以中暑中熱之名。分隸其下。而以大順散。蒼朮白虎湯主之邪。毋怪後人之議之也。丹溪以陰字作虛字解。恐未盡善。既云夏月伏陰在內。又曰火令之時。燠石流金。有何陰冷。豈所謂伏陰之陰。全是虛邪。孫真人雖令人夏月服生脉散。

其本意蓋恐盛夏暑汗過泄。故用人參五味以斂之。盛火尅金。故以人參麥冬救之。乃未中暑時。預防調攝之方耳。非謂中暑之人。可槩用生脉散補斂之藥也。不然。則素問熱論所謂暑當與汗皆出。勿止之語。可竟棄而弗用邪。是以夏月之病。非必皆中暑也。大順散爲飲冷寒中之藥。人參白虎乃暑熱襲虛之治。五苓散爲溫下焦。滲小便之法。益元散爲清暑利小便之用。香薷飲爲解散和中。滲利之劑。當因證而施。豈可泛用。其雖在夏月。若頭痛惡寒。發熱無汗者。亦

是暑熱中之寒邪所中。仍當以治傷寒法汗解之。蓋因本是夏月之傷寒。原屬麻黃湯證也。若兼有溫暑之邪。則又大青龍證矣。第別其感受之風寒暑濕。即當以仲景風寒暑濕之法治之。未可以天時之寒暖遂變易其法也。何也。天地四時。有寒熱溫涼之正氣。各司其令。若有不時之溫煖。即有春溫冬溫之厲病。又有非時之暴寒。故四時皆有傷寒。月令所謂春行冬令。春行夏令。夏行春令。夏行冬令。及秋行冬令。冬行春令之類。皆足以致疾疫灾眚之變。又豈可悉依

司令之正氣而施治哉。是以四時之氣。不偏則不病。病則治其偏勝之邪氣可也。寧可膠於前人之謬。謂寒涼必不可用之於三冬。汗劑必不可用之於盛夏乎。此從來俗習之弊也。朔洎集中。王履氏亦謂中暑中熱爲一證。言暑熱之令。大行於天地之間。勞役之人。或因飢餓。令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之亢熱。因虛則邪入而病。若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傷之。至於避暑於深堂大廈。得頭痛發熱等症者。亦傷寒之類。不可以中暑名之。乃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



也。苟欲治之。則辛溫輕揚之劑發散可也。若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姜桂杏仁次之。其初意本爲病者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藏府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火炒。用肉桂而非桂枝。蓋溫中藥也。若以此治靜而得之之證。吾恐不能發表。反增內煩矣。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爲必用之藥。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在外。而陰則在內耳。豈可視陰氣爲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其蒼朮白虎湯。雖或宜用。豈可視爲通行之藥乎。

必參之治暑諸方。隨所見之證而治之。然後合理。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暑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惑。王氏此論。傷寒暑病。割然。頗足證前人之失。但治暑諸方。大概皆出於後人之手。非活法也。不若參之仲景諸法。雖無方可據。而其治法。則於脈證及禁汗禁下中可推也。所以不立方者。蓋欲令人隨證變通。非若後人之大順散及蒼朮白虎湯。使人通行概用也。

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夏月傷冷水。水行

皮中所致也 十七

身熱。太陽表證也。不言汗出惡寒者。邪氣較輕於前也。疼重者。身體重而疼痛也。傷寒則有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之證。而濕家亦有筋骨煩疼。一身盡疼。關節疼痛之證。此以中暑之陽邪。而亦有此寒濕之證。是以知其爲夏月傷冷水。水行皮膚中所致也。傷冷水者。或飲冷水。或以冷水盥濯。水寒留著。皆可滲入皮中也。中暑之脉本虛。又以水寒所傷。故尤見微弱也。言太陽經爲暑熱之邪所中。其邪由營衛而入。故有

表證而發熱也。前症本惡寒汗出而渴。此條不汗不渴而身疼重者。以既爲暑邪所中。又爲冷水所傷。水既行於皮中。故無汗而不渴也。暑病之脈本虛。又爲寒濕所傷。所以脈微弱也。然論中不立治法。而金匱要畧於此條之下。有一物瓜蒂湯主之。王肯堂云。瓜蒂一物散。或曰五苓散。愚竊以理推之。若暑邪盛而表證甚者。當以瓜蒂之苦寒。上涌下泄。使水去而表邪亦去。以因吐得汗。有發散之義故也。若身熱微而表症少。但脈微弱而疼重。水行皮中者。則水寒較勝。

自當用五苓散。以助下焦蒸騰之氣。使上焦肺氣下行。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使從水道氣化而出可也。但在臨證者用之得宜耳。

太陽中暍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大

首條以中熱二字釋暍字之義。言其人汗出惡風。身熱而渴。乃論太陽中暍之本症也。其二條同是太陽

中暍。身但熱而不惡寒。汗出。其暑邪較輕。又以不渴。身疼。重脈微弱。而知其爲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此中暍之有兼症者也。此條亦是太陽中暍而發熱惡寒。不云汗出。而又不渴。是以知其非陽邪獨盛之暍也。旣非傷冷水。又身重而疼痛。弦細。芤遲。皆陰脈也。弦則陰邪勁急。細則元氣已虛。芤則脈空。遲則爲寒。中暑之脈雖虛。未必若是之甚。是以知其爲陰寒之證也。小便已。灑灑然毛聳者。小便雖通。其莖中艱澀可知。衛陽已虛。惡寒之狀可見。乃下焦無火氣。

此不快於流行也。四支爲諸陽之本。手足逆冷者。是陽虛而氣不達於四支也。凡此皆陰寒無火之脈症也。小有勞身即熱者。病暑之人。非必勤動作勞。然後謂之勞也。即起居動靜間。小有勞動。即擾動其陽氣而虛邪伏暑。即因之而發熱也。口開前板齒燥者。脉雖弦細。芤遲。症雖手足逆冷。以小勞而鼓動其陽邪。身熱而枯燥。其津液雖不渴。而板齒燥矣。成氏云。內經生氣通天論云。因於暑汗。煩則喘喝。蓋因煩熱則氣不得息而喘喝。喘喝則口開而前板齒燥也。若發

其汗。則衛陽愈虛。陽虛則生外寒。故惡寒甚。若加溫針。則火力內攻。必反助其暑熱之陽邪。故發熱甚。邪不在裏而數下之。適足以敗壞真陽。使下焦愈冷。氣化不行。小便艱澀而淋甚也。此條但敘脈證。而不言所以然之故。又無治法。但言不可用火攻汗下。可見古人立法。道不輕傳。欲令後之有知識者。自行推測。倘得悟徹精微。庶或知難而不至於怠忽耳。故云。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愚竊以理推之。當以五苓散助其下焦蒸騰之氣。使氣液上騰而津回燥潤。小便



順利。衛氣強而邪自解矣。設陽回氣復之後。暑邪未盡而身熱反渴者。人參白虎湯仍可酌用也。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五 終